

園

繪圖第六目錄

釋異

石龕

火中蓮

氷中蓮

臨安樹中像

大士鏡

清涼石

達摩影石

徑山嚇石

瑪瑙達磨

螺螄金剛經

塔影

石無量壽像

竹杖林

石中觀音

小本法華經

寫塔童子

氷中塔

爐中蓮

裙上觀音像

雉兒塔

破山寺幢

毘盧幢

法海寺画像

江上鐘

殿角珠

豫章樹

重茶樹

跨海梁

雷核飛来寺

千佛閣

天王寺縁起

獐朝白雀寺

寶林寺画龍

獪園第六目録終

獪園第六

明 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釋異

金剛塔

金剛塔者、相傳是文殊大士所製、梵僧自西天竺攜來宋人勒之于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層經文總計五千六百字、每塔一層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寫于欄杆柱頂、而中間佛字即畫佛像一軀在塔門內、以光供養、作一佛字、讀其中央第四層恰寫到如佛塔廟四字、則畫一小塔、作塔心連此佛字并畫像五軀、算便、

通共有四十八佛矣此七層皆然、其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門內經文起結、偶然對並、天造地設、左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右則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卻從右至左、橫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八字于上、以金字接結行字、以經字接起如字、起亦可諷、結亦可持、所謂首尾相應、本末貫通者矣、又第一層柱頂有佛字、門內無佛字、後人因畫釋迦文無說法、須菩提跪聽、左右兩金剛侍立擁衛、轉成一段公案、而于塔頂尖上卻寫一塔字、其餘欄杆大柱尾縫琅璫鐵釘鈴子之屬、並繕經文、燦然具備、迴環反覆、尋始要終、自像教已來最為奇麗也、如斯制作、並出西方聖人之巧思

妙筭，豈凡夫常智所能遘合者乎。吳人章蔣摹石精工，甚為名流所重。常于萬曆戊戌年夏月，夜夢空中有白雀一雙，盤雲而下，集于其家庭樹，少頃，変為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薩命，自五臺山而來請公勒金剛塔去也。蔣時亦不曉所謂，但拜而謝曰，上真有大神通，故能化鶴而來，化雀而往，數千里外，行若屈伸臂頃，某則肉人下愚，安得縮地獅子窟乎。二童子曰，無憂也，當授公以化鶴之方矣。遂驚寤，心異其事而不言，不旬日，吳江人周祇得紫柏禪師所遺宋刻舊本流紋水綫，大半模糊，塔像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画，積月乃成，而疇昔之夢，于斯驗矣。雲間陳

徵君縱儒闡其事賦詩贈曰十指齊含海印光筆頭三昧豈尋常文殊囑付金剛塔夢裡親傳化窟方余得一本是己亥春章藻為無別融禪師所摹非周家本也

法華塔

金字法華塔七軸每軸青絹金書其塔一面上下凡十三層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簷角左右各四鈴二上寫一佛字塔基欄楯皆法華經文也而中間塔門却以金繪釋迦文無佛一軀第二三層亦如之但第三層簷角少一鈴便少一佛字第四層中間不画佛像將經名一字抵之以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次第

填入每軸填一字挂壁上横看去便知第幾軸矣至此則簷角之鈴止有二佛字亦止有二自第五層至第十三層簷止一鈴鈴止一佛字中間塔門大佛字四小佛字五亦無画像餘皆經文填滿為塔頂兩旁並挂簷鈴亘以鋏瑯璫四串左佛字八右佛字八其經文起處大乘妙法蓮華經第幾共九字從魚鱗尾縱中一直書下便以經文横寫右旋假如第一卷則起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旋于相輪左鋏瑯璫之上餘可推類其經文結處直在塔基之下矣逐層經文皆填滿無餘或第六七卷中字數減少則匀作稀疎行款于塔下三層朗然可誦而七軸之中惟第四軸三層中間塔門內爲皇帝萬萬歲五字抵佛像一軀盖

為此軸挂于壁中央故也、不書歳月、亦無年代、奇麗之物、金剛塔而下所不多見者、非聖僧異人、莫能下一籌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書軸本、而宋朝人譯出、始作金字小楷書、絹色亦甚古、必非近代製作也、婁江駕部郎王志堅家物、施于胥水菴中雲居誌長老收藏供养、癸丑中元、余獲入菴瞻礼、歎未曾有、

地湧寳塔

明州鄮山阿育王寺、有舍利宝塔、是從地湧出者、塔状青色、似石而实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挺然、四角、四面開窓、中懸銅磬、晉武帝太康三

年壬寅、僧慧達行至其地、中夜聞地下有鐘声、即刻
木為刹、標記其處、三日乃見聞鐘者、疑此磬之殺也、
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
微細、注目諦視、乃有百千像現出、面目手足、悉皆具
備、真神工聖造、非人力所能締造也、按塔寺記云、慧
達遊行、望見越西山川、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礼拜、果
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定知必有舍利、乃聚衆掘之、
入地三丈、得石牌三、下有鉄函、鉄函中復有銀函、銀
函中復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髪、乃於此處造一塔
為、擬記中所載如此、第称三函盛三舍利、而不言舍
利宝塔從地湧出、當是未曾親到其地、目擊斯瑞故
漫然、記之耳、及余考天台沙門傳燈所謨舍利塔現

緣起慧達是并州離石縣人、俗名劉薩訶、生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々時見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無間泥犁、緣汝前生入吾道場隨喜、曾結小緣、今日逢遇吾到、且開示汝以懺洗之路、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江海中浮出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可披剃南行、求舍利宝塔、懺悔業愆、得免此苦、薩訶作禮而謝、遂蒙放還、因爾復蘇、便改畋業、委妻子出家、如言南行、々至會稽海畔山藪間、精誠求覓、莫識基緒、悲哀煩惋、投告無門、忽一夕遘斯希有奇特之事、乃知我佛現大神通、不可思議、遂于其地募建阿育

王寺、香火繁盛、至今尚存、其塔中時々放出舍利神光、有緣者常得見之、

聖僧灰像

豫章宗室朱奉國多炤家、有像教、精舍中供灰佛一軀、高可徑尺、其質堅緻白淨、傳是西域聖僧、將入涅槃、詣樹下、口吐三昧火、燒身自焚、僧徒拵其骨為細末、和以旃檀諸香粉而成像、奉國得之秋官尚書王公世貞、尚書得之學士李公維楨、轉相函送、流傳無窮、余為說偈二百八十八字、勒石舍中、

圖魚像

閩人何璧戊申五月客于杭城、適金中丞家招讌過

之、庖人羨圓魚旣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巾披象白衣粧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挾、足踏芙蕖一朶、座客無不驚悅、遂命覆羹、然則唐人豬牙曰觀音、又不足稱希有矣、壬子四月晦日、譚小觀察席上談

鷺腹比丘

萬曆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河中射鷺、得一極大者、重八斤、烹之、從釜中湧而起、因取巨石壓其釜、蓋諦聽之、如念佛般、甲不信、熟而剖焉、中有一比丘端坐、手握摩尼珠、方袍圓帽、嶄然如新、觀者動萬、甲駭而棄之山中、未幾、病疫發狂而卒、

雞卵

里中某乙嗜雞卵、每食不能缺、一日疊卵于釜、令其婦灶口益薪、忽聞釜中作人語如沸、婦因逼前聽之、乃齊声誦南無阿弥陀佛、久之漸高、婦懼、急滅炊出卵、用水沃之、具以語乙、誠令終身輟食、為松江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觀世音菩薩像、身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擬此二事、則唐敬宗朝宮中雞卵念南無觀世音、唐文宗朝蛤蜊中現菩薩像、皆非架空之說矣、

鐵蓮花葉

高皇帝命信国公定寧波後、即遣往補陀山、有意燬

滅其寺、舟次招寶、忽海中有鐵蓮花葉擁出水面、紫然作練金色、火燭上下、魚龍交沸、信國公舟不及渡而返、奏聞于 帝、異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共見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噬鐵蓮花葉、其声如雷、舟始獲濟、至今落伽山五里有蓮花洋石牛港、相傳國初以此得名也

石蓮花

萬曆十六年大旱、南海水涸、估客泊船其下、涸見海底皆白石磷磷、如象如馬如蓮花如島嶼、歷歷可觀、一人急持斧鑿下而斲之、得白石蓮花二株、葉作綠瑠璃色、

石龕

又一人得白石觀音于海底、上有龕如補陀巖狀、雕鏤精細、不知何来、後歸閩賈、

火中蓮

嘉靖中、有民黃瑩家、火爐内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朶、朶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内亦開蓮花七朶、故老相傳、是庚戌辛亥年間事也

氷中蓮

近日有江陰復禪師者、道德高重學侶共推常寫法華經、寒暑無間、積歲乃成、既罷寫、擲其筆于池中、時方臘月凝寒、忽有蓮花一朶自氷中吐出、亭亭直上、

見者以為奇特之應矣師遂改法號為冰蓮道人爰
孝廉樹芳師事之親炙其異

臨安樹中像

甲辰年臨安縣山北村民斧樹作薪中有徑尺觀世
音像眉目衣飾宛然如鏤高封公欲得之不遂至今
供于邨中為香火

大士鏡

瓜州民某甲夫婦供養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
朝夕恭禮精勤不怠萬曆十三年其像後三鏡中但
忽放大光明徧照一室如是者三夕而滅近辛亥年
聞蘇州葑門內某乙夫婦亦虔供觀世音其像後一

鏡、忽有雲霞盤旋其中、久之、見紅白青蓮花、斯須復現帝釋諸天形相、而人群聚而觀、喧傳者衆、旬日之間、神光遂絕、斯亦希有之瑞、不概見于載籍者矣、

清涼石

五臺山中臥佛洞邊有一石、名清涼、縱橫不甚廣、僅可布兩纙緰、老僧云、此千人坐也、廉訪李公維楨過而異之、時方軺車入山、遽命鈴下威儀辛苦、并呼僧雅杜恭俱集前後、得百十有四人、一一登石、以僧持木魚稱佛號為導、繞石三匝而下、尚有容足處也、按李公五臺游記云、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

方圓亦有缺，不能平如砥，其下一石支之，置盂水焉，童子距躍曲踊，則水蕩搖，或曰，可容四百人也

達磨影石

嵩山少林寺初祖洞傍，有達磨影石，其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理學先生，迷疑不信佛法，使人剜其影，影愈分明，不能盡乃止，袁小選中郎說

徑山寺嚇石

徑山寺有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綫曳之，可以經過，會稽大禹塚上一石亦然，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也

瑪瑙達摩

閩人何璧，游西湖昭慶寺，見肆中桂一瑪瑙念珠頭

日中照見有達摩祖師在烏頭戴僧巾身披水田衣脚踏蘆葦一枝鬚眉鬢髮皆卷儼然胡僧貌與人間所画無異

螺螄金剛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欻起波濤洶湧其船将次就溺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于水風亦斷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嚮嚮不還樂至金山

下見船尾首步許、有物如絲之狀、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舡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舡邊、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揚起、劈而開之、乃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于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梵夾宝函、不濕一字、蓋昆虫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為人帀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常閱廣記中、載金剛經報應事百有三則、獨漏此段公案、何也、因著于篇、以補唐人小說之缺

塔影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

居所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蕭氏矣牛首山獻花岩祖堂内塔影閉戶則見宛然倒挂于慈尊繡座前

石無量壽佛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孫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甘井中恒現神光使人掘深二尺湧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赤烏年號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斲木為身造成金像一軀連

華趺通高七尺。裝于寺中供養。

竹杖林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呆庵禪師臨化時。手擲一枯竹杖于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欝然成林。

石中觀音

楚宗室家藏一黃石子。如掌大。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眉髮瓔珞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王穉登見之。

小本法華經

董翰林其昌。曾見吳興沈通政子木家小本法華經。

紙甚薄是宋代宣和間物止三十葉蓮經一部在焉字如粟大而分別可識書法整潔非世所見紙色經久如舊鮮明未詳何人抄寫也通政揚長君藏于家

寫塔童子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佛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纖密分明其下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

蕩口華氏

冰中塔

常熟陳莊靖公瓚爲給事時以直言忤 世宗廷杖闕下削籍放歸歸後杜門謝事一意修西方淨業晝夜六時持彌陀不輟 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由是不數載間超遷至秋官尚書矣萬曆戊子秋七月公病革彌留之際誦佛益莊故事京師大臣自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于公榻前衆忽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圖欄楯鉤綴窓檻玲瓏檐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而冰勢漸銷塔影漸瘦其頂尖亦漸微細頃之報公氣絕一時幻跡寂無所覩矣瞿醯使汝稷嚴太

守徵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事

鑪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于孫、令太學胤伽之母也、家常熟城西山塘涇上、先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化、朱門夫人娘子歸信甚衆、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佛、亦奉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在家常設觀音齋、萬曆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乍吐尚含翠色、欲摘、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姻党無不讚嘆、三日後、為一姙身婦人觸之而萎、西川敘州僉臬陳禹謨、其同産兄也、嘗為余言、

裙上觀世音

黄氏僕母者、常熟苦里村媪也、平居持斋念佛、了無他異、有子為黄觀察時雨家僕、萬曆甲寅秋媪年六十五矣、疾篤将逝、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常着舊藍裙曝之于庭、具裙衣裏十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变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化去乃滅、徧村人皆見之

雉兒塔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晋朝生道人虎丘説法、野雉来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

呪塔爲宋學士濂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破山寺幢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呪幢二座石、斯爲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毘盧幢

蘇州閶門内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掘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雕礎、四壁各刻毘盧遮那佛一軀、三面垃作思惟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法海寺畫像

趙居士宦光、常偕黄山人習遠、同游洞庭東山法海

寺、見其殿堂之左楝間懸一巨匳、詢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韓、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畫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咷躃踊、悲慘莫可名狀、其闊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匳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宋政和時物、于是率同游作礼于殿庭草間、歎未曾有、

江上鐘

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屢燬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鉄鑄造、一日黄田閘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怒濤濺激、声聞數里、鐘

上各棲一鸚鵡連呼曰觀音寺裡鐘鐘如此者數數遠近駭聽民即敢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故老常說此異于人

殿角珠

西山一破寺殿角常恒有光如鏡驟見者疑為明月影也寺僧怪之數梯而窺為或謂宝氣將設計穴取一夕迅雷大震龍攫之而去矣或云蜘蛛常抱夜光理不可曉

豫章樹

諸暨縣一老人三十年前行于郊外憩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忽見風擊其顛一子隨下諦視之漸有萌

芽意、老人倦怠、枕石而臥、終覺、則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賓客共往看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從一術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某村坊佛寺火焚寺僧募緣重建、殿成而無佛、居民伐其林、粧觀音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矣、語曰、豫章生七日而成林、信非妄也、

重崇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是千年物也、寺

既火、此樹支葉萎悴、後殿宇昂新、復吐青葱之色、居民謂之重崇樹云、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〻在海濱、寺名大慈、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于火、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石之費、已苟完矣、獨缺正梁一根、居民葛甲夜具舟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于岸、亟召匠工計度、不爽尺寸、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瞻、呼

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雷核飛来寺

廣東博羅縣城外有飛来寺、創立甚雄、不知其所由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寄語、謂此寺飛来、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為暴雷核去、蕩然無有遺者、僅存東南一角而已、僧倶露立、相顧莫測、果契禪師之讖矣、老衲方明上人慧素能詩、欲募化重與此寺而不成、或云、嘗有巨蟒大蛋之屬長養于中、竟載此寺而之他國、未可知、傳其地、即初唐詩中、清遠峽也、

千佛閣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嘆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畀新衆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鏹羅列数百餘燈亱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〻不輟及曉錙銖不失尺寸巋然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辞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馮而然如古者般倕之流其神不死往〻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来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今蘇州玄妙觀三清殿亦有遠方匠工来一夕而煥然舊觀矣

天王寺縁起

蘇州府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曆三年間托塔李天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其募造寺遂得興、中有熾盛光王佛、毘羅觀音諸像、其二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韋馱尊天、跡最古矣、至今尚存、

獐朝白雀寺

吳興白雀寺、唐年刹也、今為西越石藍、頃歲重新道場香火之盛、他叢林莫與比矣、觀音殿前往常有虎来朝、亦不為暴、寺僧多怖而逐之、去後、遂每日有一獐来作礼、云是虎所使也、寺中有李公垂石、長可二尺餘、頗具孤峯一片之勢、反之可用為枕、其上刹字

三行、長慶甲辰二月辛巳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霄翁曾覩、凡二十有一字、埋没草菜、今歸快雪相傳此寺、是唐宰相李紳公垂所建、初未有寺、時一高行上座結草為菴、李紳秀才與上座為方外之交、便借庵中肄業、時近新秋、緒風送凉、林容如洗、李欠身思寢施枕榻間、謂上座曰、師打坐片時、某欲睡去也、上座乃結跏趺于窓上觀之、見李方就榻而寢、鼾声如雷、頃之、頂門内忽走出一小綠蛇、長可二寸、蜿蜒下榻、環繞于溺器之側、已漸緣入溺器中、半晌而出、出則延首向階下行、行至大溝、溝内悉是泥淖、有丹黄二葉委積其間、蛇于葉底盤旋不已、久之、乃上大銀杏

樹直踦樹頭徘徊不能、上座恐其危、迳、徐擧錫杖擊樹枝、蛇便委迤而下、急尋歸路、依然入室、登榻走入其頂門中、須臾之間、李生寤矣、師唱云、郎君何久不起、作何夢乎、李對而起曰、樂不可言、初睡中渴甚、夢至一處、有城門頗極壯麗、某入其中、四顧皆清流碧漪、非人境也、見其水色湛然、欣然就浴、因試飲之、如次醍醐甘露矣、少頃即出、復至一大堤之上、邂逅美麗女郎十數輩、或着金泥帔子、或衣絳袖繡襦、綽約輕盈、飄然仙侶、方調笑間、奔頭見仙山樓閣、若在烟霄、女郎輩趣某往游、遂去、既登峰頂、清心肌骨、疑在閬風山前、耳中聞雷霆声、急下山、不覺驚醒上座因

知綠蛇為李生夢中之身、其所游歷、皆惡境也、于是具說所見因緣以開導之、李大悵愕、遂于佛前弘誓發願、若我他日富貴、必與佛法、建幢此中、李後擢進士第、武宗朝拜相、捐貲數千、寺遂鼎建、名曰白崔、上座則開山祖師云、此段公案、廣記諸書所失載、故拈出之與管珍秀才所說同、無錫志記誤、

寶林寺畫龍

閶門內有寶林寺、唐年刹也、正殿梁柱雕繪藍龍門外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晚起入寺追凉驚見群龍下飲于池、鱗甲張起、如欲振躍、奔走告人、顯然風雷之声、不知其所矣、市人皆見檐廡間烟霧絪

緼其礎上猶有泥滓蘋藻若經水淋洗者然是日蘇州城中震雷暴雨

天聖寺土龍

吳興天聖寺先朝古刹殿上東壁有管夫人画竹西壁有趙承旨画水墨雲山前有大池其左右兩棟間各塑絲絵土龍一條于上萬曆中老僧晚起拈香佛案前見二龍下飲于池僧大怖語其徒衆曰土龍飲水大是怪徵茲地其當陷乎龍飲畢仍各歸棟間而兩尾則已交互相啣非如舊矣寺僧聞于郡守郡守不信即駕車来觀驚嘆其事命具紙筆題錯龍盤殿四大字刻木以榜于殿上未久此兩龍便挾風雷飛去

不知所之、今所粧飾者、又後人所補、非舊物也、

蛇化僧

杭州鎮海庵在草橋門外敵樓東、相傳此基、故是化智廟也、 國初時、忽有一僧、自稱姓葉、來此募緣造廟、々垂成矣、僧忽謂衆匠工曰、明日吾出募緣午間有一貧子來看、須分酒食飲食之、若飯畢將去、急挽其袂、直云此飯乃十方施主錢財、難以消受、請為我助一工、到明日、果有貧子至、衆工悉如所教、此貧子不得已、甃成一紙爐而去、臨行、謂衆工曰、葉長老所募金銀甚多、且可斗量、不信、俟其入浴時、從窓隙窺視、當驗吾言不誣耳、此僧歸、見紙爐甃成精美、嘆曰、

公輸子下降、人間肉眼迷離、都不識劫也、及暮、僧入缸澡浴、衆工依言覘之、乃一大白蛇、鱗甲燦然、光燭一室、須臾仆地死矣、豈蛇之有願力者乎、廟後為層中丞拆毀、改作社稷、建于錢唐江口、今川僧滿騰遂于基上庵焉、號曰鎮海、與西陵諸山隔江相對、祝釐補陀者必經其門、

僧為韃子

北直隸真定府老僧、死去託生于虜中、能知前生事、自幼至長不忘、嘗因互市、求歸鄉里、上官不許入關、乃復還北、宮與之移文真定、索其故居僧舍中經函念珠置處、其徒某法名、一一驗訊無差、仍令通事傳

遍給還故物。此雖子遂倡化于彼方，諸雖子受其敎者，咸加崇信，念佛持齋，如中華法侶之盛矣。

妙海二姑（已下五條皆現世音事）

施氏，尤生錫綬之妻，長洲人也。孝順舅姑。萬曆丁未年間，忽患膈痖，積治不損，日就尫羸。至十月初九日，天色向晩，强起用帕抹首，立于門側。忽有道姑東来，過其門，數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請入門，送茶飲訖，問道姑從何方来。曰，我居南海，有事偶到此耳。因謂施氏曰，娘子災重，想難久長。施氏即說所苦，道姑曰，此関鬲膈也，法在不治。我見汝夙有善根，當爲治之。于衣帶上解出黑色丸子甚堅，敎施氏于臨臥時

喻化口中、疾當自愈、因問娘子幾歲矣、曰三十二、問食齋乎、曰、十三歲時持齋、廿二歲又開、至廿四歲更持、七年後復破戒、道姑嘆曰、此是魔王上身、故不能堅久耳、疾愈後、仍須持之、我書一符于汝額上、即出朱筆于袖、向施氏眉心畫一小符、隱ゝ肉內、初無痕迹、曰、從此魔王不至矣、施氏作禮而謝、道姑曰、何勞鄭重、他日有便、尋我于南海可也、問南海廣大無邊、不知尊師家安在乎、曰、汝過南海、若問妙海老爺、無不共曉、即送出門、轉盼間已不見矣、尤生歸、施氏語之故、驚曰、若言南海、得非救苦觀世音乎、其夜施氏如言服藥、明日遂進飲食、緜篤之疾、一朝頓除、明年

戊申、偕其姑劉氏同到補陀贍礼、總入寺門、便見妙海宮三大金字榜于殿堂、姑悟菩薩之靈應、為其年九月十九日、施氏早膳畢、坐于中堂、又見一道姑手持棱佛手排戶而入、合掌問訊曰、娘子乞我齋糧半升、施氏亦合掌答之、道姑便問在家人女能受戒乎、施氏曰、我固持齋人也、道姑遂口念彌陀、因宣四句偈曰、彌陀口裏念彌陀、不識彌陀爭奈何、這句彌陀參不透、輪迴那得出娑婆、施氏問姑何處人、云湖廣人、住枯松塢裏修行、自己功行、雖已圓成、止有一點、度人心未了耳、問娘子年多少、答云三十三矣、道姑嘆曰、汝有五短相、屈其指云、日月三光短、父母相遇

短、手足短、夫妻短、六親緣短、旋于袖中出簿籍一冊、黄表裝面中間寫皆篆文靛色、閻羅、謂施氏曰、汝陽筭止二十九歲如何多却四年、又揭冊中一葉、點其首曰、是矣、因汝昔曾行三善事、故延至今日、一者汝于十五年前捐資鑄金像一軀、二者嘗施經板一塊、三者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見路傍飢寒人給飯一甌、有此三善、獲延三載、又緣曾遇肉身菩薩點化來故不即夭死耳、施氏具述妙海因緣告之、心計此姑雖衣飾容貌種々與前不同、而双瞳秀異宛是昔所遇者、因合掌下拜、哀祈拯度、道姑曰、能便相隨枯松檜秉修行乎、曰、舅姑老、無人侍養、不能去也、曰、裝

一炉香来走視厨下已無火、道姑曰、不須裝、我携得一瓣在此、可取一甌净水來、水至、用棕拂子梢微〻洒之、净其坐處、俄而出一竹籃、中有三足鼎、如蜀山窑色、可七八寸許、鼎中復有小炉、其製與鼎無異、撥之、中有奇香、氤氲芾鬱、却貯净水于鼎中、插花四種养之、一杏花、二芙蕖、三紫萸、四江梅、紅白相映、各可四寸許、花上棲燕雛一双、蛺蝶一對、啾〻栩〻、飛鳴其間、旋氏見之大駭、請其故、道姑曰、此鼎乃兜率宫中希世之寶、天人見贈、非世間物也、于是命施氏法名、〻曰夲賢、旋即授之三戒、一戒斷絶夫妻恩愛、二戒破除無明煩惱、三戒割棄貲財業緣、仍令韻天立

藝、有發願文數十言不錄、歎奇手向施氏髮際微捺一過、抽得青絲一簇、綰作小髻、付之曰、待汝夫君歸將此髮十五莖遺之、便可謝絕、早辦修行、施氏復合掌下拜、忽風起揚塵、率頭而過、姑已滅、不知所之、香爐花鳥、都亡有矣、施氏計其結髻之歲月、恰是十五年也、西方聖人、顯奇現瑞、固自不可思議哉、非所謂見優婆夷身而爲說法者耶、龍街父老共傳其事、

水上僧

江陰碩山菴西房有一行童、俗姓曹氏、隨其師太虛莊長老出家、自幼持戒精嚴、嘗誓捨身以報佛恩、所積粒粟銖錢、每轉施于里中窮餓者、萬曆庚戌、行童

年三十矣、二月中、莊長老往南海補陀進香、行童苦欲相隨、便令梢襆而去、既泛海至梅岑山、瞻礼觀世音金容、行童嘿然于菩薩座前發誓、願捨其身、伏而舟出海口、到大蓮花洋、颶風暴作、波濤洶湧、行童遽合掌向空而籲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言訖、便向波心跳入、舉舡無不驚閔、措救不及、知無奈何、頃之日漸晚、風亦漸息、長老還山、傳語里巷、稱為異聞、便逐日與衆僧廣修佛事懺洗之、經三月餘矣、七月中、行童忽自歸叩門、衆僧疑駭、以為鬼也、拒不肯開、說觀音神力護持之故、衆咸不信、問莊長老安在、內應曰、往玄墓山古心法師筵下聽講、汝亦

可詣彼一聽、好超度西方去也、行童忽然而出、竟投玄墓、時莊長老方作夜課畢、留灯閉戶、端坐轉經、忽聞行童於外喚声、心亦訝其為鬼、叱而問曰、汝已捨身、當尋善地中證果去、何得游魂入東土乎、行童于窓隔具述所經、曰、弟子实人也、未嘗作鬼、初跳洋時、忽于下流数步外見一胡僧、深目巨顙、髯状鬼頭、着諸布袈裟、自水上乘一船板而來、口称吾度汝、載之而浮、輕疾如駛、前望見一座山、山漸高、某問何名、曰周山也、倏忽之際、已及淺沙、引而登岸、達于山下、某領視胡僧衣履都乾、不濡濕、心異之、不敢問、挈某同叩岸傍人家、有女人出應曰、我亦佛子、但夫出外、不

敢留客、指鄰近村舍中是漁家、有男子在、汝可往投至則果有男子啟扉、便求寄宿、須臾歘失胡僧、追覓亡見、其家推詢緣由、共相怪嘆、知是菩薩顯迹世間矣、即取蘆藁爇為地炕與某熏衣煑蔬具飯某得不死、明日送某于周山鎮海寺、從首座披剃、教習諸經呂呪、今已學成梵音、頗明經理、忽思父母、亦念本師、求救歸故鄉、庵中不納故特尋訪到此、請和尚急開門、莊長老即收留之、挈還頓山庵、父母見而悲喜、由是遠近緇俗翕然皈依、一時道業傑出流輩高君承先賢而說焉、

、魚籃婦人

姑蘇章滌、嘗寫普賢行願品、及白衣大士經像勒石、施于開元寺、功願未滿、萬曆辛亥年、忽病痢下、自夏徂秋、轉加激篤、又嘔血常及數升、分必死矣、囑妻孥處置後事、西鄰管珍秀才、好道之士、頻來問疾、見其肌肉雖消、而兩目尚有神光、憐勞之曰、君病當不死、但發心寫經像、必有神人來相拯救也、章于枕上首肯而已、是日八月初一、其明晨、章忽索進飲食、候人邀秀才而告之曰、夜夢甚奇、初見有五鬼頭抹破碎、身着藍縷、捉其至一荒郊、將衣巾履襪盡數剝去、惟存裸身、共五鬼復將自己破碎藍縷挂于其身、各各奔散而去、其心甚惶怖、逢人控訴、忽見市中有粧

畫佛像後、々人引而語曰、無苦也、公之服飾悉在此三間屋子中、請自檢取、既至、則履襪巾帽之屬在桌廂、衣服又置西廂、堆積甚多、不較其數、而中間一室、有高廣禪床、梵僧端坐其上、某便合掌作禮請其名、不荅、傍有侍童應曰、此法華大師也、令某速出、既出、見其南有一亭、々有白衣婦人、珠翠滿頭、提魚籃而立、後有孩子相隨、某向前揖拜、告以裱衣之故、此婦人便取魚籃中楊枝、將某頭上破碎挑去、忽悸而醒、此身如濯清冷淵矣、始悟救吾苦者、即觀世音也、由是得生、旬日病起、衆相嘆異、堅行其志、頗爲、章年近七十無子、自尔崇信像教、礼拜白衣大士、壬子除夜、復

夢白衣大士座前印香盤、結成一子、以筋簇之、明日是癸丑歲朝、其妾免身雄、得、

靈芝寺降神

西湖靈芝寺、吴越香火、有觀世音木像一軀、可高七尺餘、相傳是行脚募化所造、〻成而去、不知何處人也、妙好莊嚴、最為靈應、吴方伯入寺中訪余、嘗見而讃嘆、但殿基在正殿之後、雙銀杏樹下、為杭州蕭秀才所據、秀才不信佛法、架屋其上為書舍、經十餘年矣、比丘無力與復、杈以此像供養在正殿三世諸佛之下、余寓其寺、瞻禮興嗟、即時為比丘題募建殿緣疏、〻既成、比丘將出募、先特示秀才、秀才執科舉未

定為難不數日、府榜落名、嘔血二斗、垂死舁而歸矣、
一日解后、會稽管公子可成來、余留之飲、管具說所
夢云、某昔年曾借寓蕭氏書舍、其夜夢有梵僧降神、
救令速去、不去、明日將有大禍、夢中取某書劍授翦
頭妝裝而出門、既覺異之、遂不果留、某別去之夕、有
豐城人來宿其內、中宵暴亡、然某所挾、止書一篋、劍
三尺、無餘長物、恍與夢中所見相符矣、噫、兩足尊、慈
明獨昭如、乃若此之明驗乎、昔捨宅為寺者何人、儒
生不能及一袈裟地以安猊座、橫羅陰譴、曾弗之悟、
悲夫、

夢見瓔珞

高居士承先、常熟人、嘗為余言萬曆辛卯年張太僕鼎思延館于滁陽、四月八日、傳是如來降誕之辰、某與親識同游至黃草菴、〻中有小茅庵、一坐閑僧數日某、謂有善根、勸之持齋念佛、時琅琊山中有唐吳道子石刻觀音像、某領老僧言、使請一幅持歸供養于宮衙書舍、其夜即夢身墮泥〻大海中、水從西流四望無際、頭出頭沒、相將溺矣、忽見西北角有黃石珊瑚高可三尺、心計此當為岸、而一時不能即達無如之何、又見東北角柳樹下有一童子、如七八歲兒合掌而招、某見其水急甚、不得不從西北極力掙到岸邊、忽有穿耳胡僧推上于岸、回視其僧倏忽又變

為瓔珞菩薩隱入山中而去其已知大士現相救人、于是高聲称念南無觀世音、悖汙而醒、自此發願、每朔望誦心經十卷、觀音聖號百声、如是者二十二年矣、

錢唐溺

穌州皐橋張叟、素崇像教、喜施僧食、萬曆辛亥年春、將詣南海補陀瞻礼觀世音、挈其孫八歲小兒以行、既達杭城、搭囊渡江、不取道于西陵、求寄載下海舡、意在速濟、時海船已鱗次江頭、待潮平而發矣、張叟欲乘一船、其小兒忽見此滿舡人悉被縄縛手足、急從後牽衣止之、向阿翁叙此異事、叟大駭、遽依其言

登岸、及再換第二船、其小兒復叙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三船附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然、叟意未決、有二人立于船首、大呼之曰、勿乘彼而來此、此船甚穩、無虞也、逡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挈小兒登船附焉、祖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前兩船所載、並尼媼僧徒之屬、舟人不善迎潮、應時淪覆、緇俗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叟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日、仁和縣令出江口點巡、沒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大錫錠、小剃刀子一枚、驗是釣謠之具、信知闡提無賴、為菩薩所不救也、

張氏感悟、祈節空門、杭城人目覩僧事、而未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香菩薩

嶺南沈香至賤、凡有官廨公座、皆香所雕、市人製沈香佛像最精工、有妖髡數十輩、命工刻沈香觀世音菩薩、其外粧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腹、施以關捩、並藏刀斧戈矛之屬、往往駕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殺人剝貨、掠取處子之有容色者、行房中之術、先截好髮剃作沙彌狀、貌與着消瘦衣裳、教之梵唄淫穢舟中、每泊都市鬧場、木魚聲響、流俗士女爭往礼謁、金錢粟帛抱負而至、往往不下千人、萬曆癸丑年間、浙

東某貴人婦裝經海、輜重悉被刦掠、舉家百口、一時弁命、獨携其少女而去、女迫于威勢、勉强從焉、時舟停京口、齋供雲集、鎮江守公某初下車、忽夜夢見白衣婦人詣前白狀曰、妾腹中晝夜不寧、楚毒甚矣、官人何方相拯、既寤、心悸其事、升堂而問左右、境中得無有婦女枉濫者乎、邏人從傍進曰、近日河下有香菩薩、從者如歸、足新府君之聽、他不足問也、守公立命駕車出郭、搜其舟中、盡得奸究、見諸沙彌十餘輩、姿媚柔雅、驗之悉有乳、皆前後所掠良家女子也、呼究沸天、于是決殺妖髡、蕩滅其黨、江左稱為神明、晢撫中軍向陳嘉謀說

方塔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淵撤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巋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淵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為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淩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槐季子敬居在塔寺前、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上乎、（余別有記）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疊窓、窓中隙光射壁、

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黄衣仙人偃臥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窓快筆載其説頗詳

獪園卷之六終